

大隐隐于市 闲者自悠然

戴维 朱坚



京剧名角 景里悟京戏

清晨6点，中山公园西湖天下景的亭子外，响起了京剧《沙桥饯别》的唱腔：“提龙笔写文牒大唐国号，孤御弟唐三藏替孤代劳……”《沙桥饯别》是唐三藏西天取经的故事。眼前唱唐明皇的这位老先生身穿长袖白衣，腰板笔直，面容清癯有神。几步开外，有晨练的人在打太极拳，路人三三两两走过，顶多看一眼就走了。此刻，这个世界两不相碍，而唱戏的老者，早已物我两忘。白衣老先生姓李名玉声，出身梨园世家，是著名的京剧武生，其父是武生大师李洪春。他曾在电影《西洋镜》中扮演谭老板。今年秋天，刚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关羽的名戏《走麦城》。1960年从中国戏曲学校毕业，分配到浙江京剧团，由此结缘杭州。

对唱京剧的人来说，每天吊嗓子是必备的功课。“下雨在亭子里唱，晴天就在亭外的平地上。所谓：

清晨的西湖是最热闹的，当湖面上雾气还没有散去，露水自叶片上滴下，一声嘹亮的练嗓之声破空而来，在中山公园里，京剧名角李玉声已经摆开架势，开始了他一天的“晨练运动”；在行至音乐喷泉时，看到地上半干的水迹，写的是“精致、和谐、大气、开放”，地书老者邵康华拿着半米高的“毛笔”，轻点凡尘，写下杭州的立市之标；树林掩映，一只小鸟跳上枝头张望唱歌，殊不知，它的一举一动早已被树下守候多时的摄影达人钱斌悉数收入相机中。身着白衣的老人打太极气定神闲，披红挂绿的阿姨唱歌跳舞大汗淋漓，这一动一静的景象诠释了西湖的艺术之美，也处处洋溢着休闲人文的气息。

雨来亭上悟，晴和亭下读。什么叫悟和读呢？戏也是一种道，和读书

一样，默戏就是悟道，一天不能落下。”李玉声缓缓道来。在中山公园吊嗓子这些年，他用手机拍下每一个练功的地儿，放在电脑里欣赏。“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我都熟悉，中山公园有西泠印社，有文澜阁，是西湖文化的结晶和精华。”

艺术和自然是相通的，李玉声说“在杭州待的时间越长，越觉得好，青山秀水给我灵感，这和在北京是不同的感觉。”对于杭州的山水，他有别样的亲身感悟：记得从前在寂静的葛岭上练功时，空山不见人，阵风吹来，树叶簌簌的，有形有声，就像唱戏时盔头上的泡子，一抖一抖。再说树干，西湖边山上的树，都像铁铸似的，纹丝不动。演《挑滑车》时，主角是岳飞部下、名将高宠。为表现高宠视死如归、为国尽忠的气节，要求这时候演员的内心世界如同西湖边的山树一样，忠心似铁。而断桥上的柳树就不同了，被风一吹，则清风拂柳，演《乾坤圈》的哪吒，就要像

西湖边的柳树一样，有很飘逸的舞蹈动作。

“这些都是我心灵上的感受。”李玉声说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观雨。他绘声绘色地回忆：“有一年，我一个人散步到孤山四照阁来喝茶。中午过后，茶室里就我一人，靠着窗看西湖，那时的树还不高，可以看到整个西湖湖面。就见乌云贴着湖面，像大狮子张着大嘴，往我这里滚过来，直扑四照阁。乌云又沿着湖面从南山路走到北山路，把孤山盖住，转眼间伸手不见五指。紧接着下起了骤雨，雨有手指头那么粗，整个孤山都给埋了，我称它是‘珍珠漫孤山’。”于是，李玉声马上想起了《屯土山关公约三事》这出戏，讲关羽被困土山，曹操派张辽劝降。当时曹营十万大军围城，以乌云滚山之势反衬出关羽的威武，在舞台上，那些演员们也要有乌云滚山的气势。

地书老者 书法接地气

天微微亮，61岁的邵康华从家里出发，带着自制的特殊毛笔和

小水罐，来到西湖边的音乐喷泉广场练地书。所谓地书，就是特制的海绵地书笔蘸上西湖水，在地上练字。自今年5月加入东坡地书协会后，邵康华就爱上了这个既环保又方便的运动。身边形形色色的游人穿梭往来，他丝毫不受影响，一刻不停地默写苏东坡的《前赤壁赋》，连起来有两百米长。“写地书需要天人合一的境界，西湖边很合适，每天我都会根据心情，写不同的内容。”写累了，他就抬头望望西湖，还有远处的群山。

邵康华是温州人，家中六个兄弟姐妹，家境贫寒。21岁时，他成了一名矿工。虽然文化程度只有初中毕业，在矿上也没有体能优势，但他爱读书，“矿上觉得我知识还可以，写标语、出黑板报都让我来弄。穷没关系，但做人一定要上进。1977、1978年，他连续两年被评为温州市先进工作者。27岁被提拔为副矿长；1989年，他调到温州陶瓷工艺供销公司担任经理、党委书记；1998年，企业改制，45岁以上的员工“一刀切”，他这个领导干部也下了岗。沉浮多年，邵康华收获了平静而充实的晚年。四年

前，小儿子把父母接到杭州一起住，邵康华逐渐融入了这个第二故乡。

“在杭州养老，我觉得很幸福。这里的环境我特别欣赏，很优美。在西湖边，和在家里练字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”他这样诠释西湖的美：“人融合在天地之中，身边游人如织，有很高雅的人，也有普通的人，这就是西湖的人文化。”“上个月，我开车去泰山旅游。想起孔子说过，六十耳顺。我今年61岁了，在西湖边，人确实会变得淡定从容。活就要活得快活一点，有质量一点。这个质量是指脑子不要太空。”邵康华指指脑袋，说完又兀自在地写起来了，那是唐代诗人常建的名句：“山光悦鸟性，潭影空人心……”

摄影达人 空中捕鸟影

43岁的钱斌现在在杭州“鸟人圈”里已经算是“老人”了，他拍摄的西湖边的鸟的摄影作品，在浙江省自然博物馆、西溪湿地博物馆、上海科技馆等都有陈列。钱斌以前只是摄影爱好者，他喜欢带着孩子到西湖边拍照，也拍风景，后来镜头逐渐聚焦到西湖边不同季节的花，花朵上水面上飞舞的蝴蝶、蜻蜓等。2000年，他花一万多元买了一只“大炮筒”镜头，可以将远处的景观拍得很清晰，这在当时并不多见，也就从那时候，他开始专心拍西湖边的鸟儿，至今已有11年了。

鸟儿体形不大，又不愿接近人，本身就很难拍到，动作又灵动，转瞬即消失，需要去寻找去侦察去守候。甚至有的候鸟，每年途经杭州的时间只有几天。拍鸟，对摄影人来说更有挑战性。杭州的鸟主要集中在西湖边，种类丰富，钱斌几乎每个周末都在湖边游荡，孤山、茅



家埠、柳浪闻莺、植物园等景点，是他主要的活动区域。起先他是骑着自行车跟鸟，后来换了电动车，再后来换上了汽车。

拍鸟的最初几年，“鸟人”很少，扛着大炮筒在西湖边转来转去的钱斌，常常成为一道风景，有的时候他拍鸟，身后会围着一群人。钱斌说：“现在就不一样了，拍鸟的人越来越多，我见到最多的一次，有80多个大炮筒对着一只鸟拍，那场面就像明星发布会。”11年拍下来，钱斌成了杭州鸟儿的“活地图”，哪种鸟在杭州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能拍到，他心里都有数。同时他也成了鸟类专家，原本学化工专业的他，现在对杭州不同鸟儿不同的习性了解得很清楚。越是深入进去，就越觉得鸟儿有趣，钱斌说：“拍鸟是会上瘾的。”开始拍的时候，总想拍到，拍不到就急，听到情报后会想方设法去找。后来又不满足于只是拍到了，还要拍故事，拍它们如何出生、成长、求偶、孵蛋，拍不同的生命阶段。这就让人觉得有拍不完的内容，欲罢不能。

前不久，钱斌去内蒙古出差，在入住的酒店大堂里，居然看到一幅自己拍的西湖边的鸟儿的图片，意外之余，他感到很有成就，“没想到因为自己的爱好，在那么远的地方，人们也能看到西湖边的鸟儿，欣赏到西湖的美。”

